

養
一
齋
文
集

養一齋文集續編目錄

卷第一 序 議

牆東老人詩文集序 紅豆詩人集序 許蔬園

詩序 吳士洲遺稿序 快雨堂題跋序 鄉塾

讀書法序 荔門前集序 狎鷗軒詩文集序

華紫屏復漢三公年表序 陳澍齋三五類編序

朱仁奉印譜序 輞川姚氏宗譜序 白洋橋

沈氏宗譜序 魏氏分譜序 江陰習禮夏氏宗

譜序 前墳蕩張氏族譜序 楊舍郭氏宗譜序

梧桐姚氏宗譜序 吳下橋吳氏族譜序 鳳

臺徙城議 武陽合志議

卷第二 題跋

荆川先生歷筭書稿 題黎二樵詩集後 春秋

輿地圖跋 跋景祐乾象新編 跋碧落碑 跋

宋刻纂圖互注禮記 跋元刻文獻通考 跋春

秋諸傳會通 跋淳化閣帖後 跋劉弦齋韋巷

隨筆 題泛海羅漢圖 跋劉文清公書冊後

跋董元宰書 跋熊襄愍公書札稿 跋孫文介

公四十二章經後 跋惲南田書 續刻所見帖

題跋 柴氏四隱集跋 題李待問書譜 題文

元發金剛經書 跋陸士衡平復帖 跋張藻仲

書 跋孫虔禮書譜 跋陸包山畫冊 跋楊輝

筭法 楊輝九章書後 題天文考正後 跋生

甫手錄中好書後 跋明人手札 跋李忠毅公

札 跋鷹阿山樵畫 書張荔門貢孺人述畧後

卷第三 書 壽序

與吳山子書二首 答季仙九學使書 與毓星

南郡侯書 與徐星伯書 與康竹吾書 與汪

孟慈書 韓芸肪方伯壽序 周石芳侍郎壽序

張 先生八十壽序 誠齋祝君六十壽序

黔西協副將劉毅亭壽序 李母曹太夫人七

十壽序 毛母朱太宜人七十壽序

卷第四 碑記 墓誌銘

重修常州府學碑記 楊舍鎮創建青龍南橋碑

廣福菴新建文昌殿記 禮社永善堂記 焦

塾承氏義莊記 華氏義莊記 顧君墓誌銘

通判趙君墓誌銘、魏母符宜人墓誌銘、訓導

趙君凌馬孺人墓誌銘、香樹劉君墓誌銘、訓

導瞿君墓誌銘、張母詹孺人墓銘

卷第五 行狀、傳

泰州知州葉君行狀、萬君赤城傳、渭川孫君

家傳、郭敬齋傳、心農汪君傳、升菴陶君傳

董方立傳、管生孝逸傳、黃潛夫家傳、張

萼汀傳、隱谷張翁傳、勗堂陸君家傳、蔣訓

導配吳孺人傳、蔣母馬安人傳、徐君鑪峯傳

卷第六 雜文 附詩 附詩餘 補遺

惜字院告神文 江蘇學使辛筠谷先生誄 大

士贊 周忠毅公印贊 題 文正畫栢 黃石

齋先生仿米家山水爲荔門題 題趙子述遺像

紈扇銘爲厚子趙觀察壽 端研銘二首 塶

研銘 算籌銘 硯銘六首 就石材仿古厭勝

泉而爲之銘 題史自怡蒲團小照 書憚南田

立願文後 丁南羽十八高行圖爲石甫都轉題

題汪稚山獨立大師禪話 題東魏永平四年

玉佛造像本偈 端州視坑記 記引痘法 募

修石蓮菴疏 四言詩一首 五言古詩三首

七言律詩二首 七言絕句四首 詩餘二闕

姚讓庭六十壽序 雲尖馮氏譜序

右養一齋文集續編六卷武進李申耆先生著去

秋以活版權印先生遺藁既成于是遠近同志各

舉所藏來相諭示時逾三月積之盈篋承鈺校視

既周乃別其爲前藁所闕者補錄之復爲斯編瑾

瑜咸列不欲率爲去取以俟有道君子其審定之

餘文已列前編而前編多有訛失將待此以匡之
遂仍藏爲他日校刊用焉蓋收錄遺藁惟懷寧鄧
君守之傳密休寧王君守靜國棟爲最勤茲編所
取王本爲多鄧本尙未出守之從先生游最久先
生中年著作大都在彼而守之游踪靡定久不嗣
音未知肯來何日也道光甲辰歲上元節同邑高

承鈺識

養一齋文集續編卷第一

武進李兆洛

序

墻東老人詩文集序

墻東王先生以制義名一時實能得鹿門茅氏東鄉艾氏之緒言而益之以精詣蓋自明季迄國朝初年爲制藝者率以才力自騁學者推波助瀾而文體日詭先生一政之以義理務尋求聖賢旨趣於聲韻吐茹之間期於不失忽杪故其文微窈超雋自成堂奧後學宗尙風

會化焉而先生終困場屋以特科起縣令除知四縣事
所自存詩自治縣時始著于錄意先生前此一意舉業
至走始舍而肆力於詩耶所爲詩循轍漢魏同風柴桑
其于唐人畧近長慶以撲得醇以瑣得真格之高邁如
其人也神之淡雅如其文也罷官之後往來湘中復遊
豫遊楚晚客年雙峯制府幕留秦中數年制府遇之甚
厚而先生知其不臣幡然辭歸其治宦撫循之略及遊
歷踪跡皆具於詩可當年譜古文所存無幾大都出入
歐蘇亦一循茅氏艾氏之軌範焉後嗣衰微幾成湮絕

陳笠漁明府令金壇一意搜訪乃得綴輯以成是編明
府以名進士爲親民官加意激揚以勵頽俗旣爲拙存
蔣學博刻所著讀易私記復搜求遺文而行之爲虛舟
王吏部請祀鄉賢而未得言之深以爲憾比改官江陰
携先生此集屬某校錄以付梓人蓋明府制舉文字卓
然先正能尙友先生而一官婆娑隨流平進十年不遷
所至勤求治理不以邑小治寡靳於擘畫其治亦頗有
先生遺風宜其惓惓若此也

紅豆詩人集序

嘗讀武陽兩邑志卽知董東亭先生惜其未及成書遽捐館舍爲同事諸公所卒業然文章爾雅體例謹嚴猶可想見秉筆之苦心每欲讀其他所著述時時念之非一歲矣今年春往郡中謁如大令出先生紅豆詩人集俾兆洛校讐將付之梓攜歸暨陽講院潛心讀之去先生七十年矣而聲情若揭如侍警咳焉如聞嘯歌詠歎焉抑如見其性情焉蓋先生之爲詩言必稱情藻必當物凡辛苦愉樂之詞一視乎其境之所遭而不矯飾也

我

朝詩人體之最正者首推新城尙書惟先生得其意吾
邑董氏文章之盛自微泉正誼兩公擅名

國初梅坪繼之其風雅氣誼固與先生有合及先生復
起三公之緒斷而復續其別裁之意緒言具在亦如其
修葺邑志必參酌義例歸于至當而後筆之于書聞之
藹如先生志書尙有原槩他日過郡當再請而讀之以
校今之所刻而審取同異俾續志者有考是所願耳譬
校卒業謹書簡端竊附范傳正叙謫仙集之義云

許蔬園詩序

國家承平既久四方無事士之以文學取仕進者率瑯
琢無益之詞雍容揄揚鋪飾盛美其有懷未然之慮憂
末流之弊深究古今治亂得失以推之時務要於致用
者必迂而擯之且以爲狂恠此吾友許蔬園張翰風包
慎伯之所以煢煢於世者也翰風瘦削怯縮如不勝衣
而風氣矯厲不隨人爲圓方善論往昔成敗尤熟天下
阨塞形要著書數萬言慎伯長不滿五尺十三歲著兩
淵以擬孫吳

皇上親政之初

詔取直言慎伯揣摩時事援比古義爲儲說數萬言欲上之而未果一時以爲洛陽少年也蔬園年最長脩幹亭偉視有奇氣惟頰間固多伉健絕特之士無不奉手願交者嘉慶六年教匪竊發於宿蔬園上書鳳廬兵備道珠隆阿公言兵事公奇之挾蔬園與偕往平賊遂還十八年河南教匪蠢動安徽巡撫胡公克家屯兵太和備緩急蔬園率鄉兵千人以從胡公倚之如左右手事定後以其名聞於

朝欲官之蔬園固辭乃止之三君者皆工詩翰風清修

絕俗希心建安黃初間慎伯則鑿削如宋之半山山谷
誠齋皆不自收拾無成帙獨蔬園以詩名噪江表選家
刊行之者屢矣其詩沉酣於三唐雄岸卓鑠語出芻臆
而出奇無窮蓋其邁往凌厲之氣一寓於詩故能肖其
心之所得如此也翰風慎伯幸已得一第他時膺民社
踐清要有可以自見者蔬園歷游諸侯間無所遇倦而
歸閉門種菜白鬚鬢塊然如枯禪則蔬園其將詩人
終矣乎余以沉浮宦途舊游日疎不見翰風已十二年
去年之冬慎伯幸過我於辨志書塾不數日輒去今年

來懷遠喜與蔬園晨夕行復將別矣追思曩游豈可常
哉既序蔬園之詩因並訊翰風慎伯於京師向時劇談
縱辯之概尙能不摧鑠否也嘉慶二十二年十月

吳士洲遺稿序

兆洛少時每聞諸長老稱士洲先生之文行而惜其不
年也比長辱交于令子宸始悉先生立身行己大概益
欽之道光 年宸旣爲節母太夫人請

旌于朝因奉先生遺稿屬兆洛爲序先生負風雅之望
而厄于遇復促于年故其業未竟而名不顯于當世就

其所存者古不乖時今不同俗安徐重固穆然如遇其人宸旣棄舉業就丞倅後起者遙遙不可知宜亟保護之以永其傳也夫以先生之才之志假其年壽其文何止于是乃忽焉摧之旣不得竟其志且又厄其賢子以淪于卑冗將何以爲好學者勸耶老子曰將欲揚之必固抑之斯理而果然也宸其無患于卑官矣

快雨堂題跋序

評書起梁武帝陶隱居評法帖則始於米元章黃山谷評書如相人可得神采於骨格之表刻帖如觀寫生卽

極神似然其顧盼警歎不相親矣文章原本道誼書者
文所由著而卽與文並有其美凡書之醇疵類因乎其
人之學問有深淺性情有厚薄而分而後之學者品題
譏彈又各因其人之學問性情以爲取舍而其人不能
出品題譏彈以自道所得者要皆必精詣深造有古人
之具體或一體而其言可爲後學者先路之導故持論
雖不能盡喪一是而其書則歷代傳之不能廢焉自宋
以來以題跋稱者數十家往往各守所見然各不相下
從事毫翰卓然數家者無不徧覽而兼存之蓋真跡不

可得見不得不求諸碑刻碑刻又不可得見不得不尋
諸往賢論議以亦如誦法孔孟者必於遺經而百家之
牋疏諸儒之語錄鈎稽紬繹襍而不厭姑藉是求其涂
轍云爾夢樓太守以能書名海內心農中書以收藏甲
吳下遂相契厚中書所收藏太守必加墨焉中書令子
桐孫哀集成帙并搜太守他所評識輯而刊之爲夢樓
題跋持論婉孌不循常流神理時出元章山谷之外讀
者當自得之而汪君鑒別之精審藏弄之美當令人歎
羨桐孫之勤勤流播是書其必知所以慎守之者矣道

光辛卯春中

鄉塾讀書法序

撰書人字泉南姓未詳

古之教弟子無所謂讀書也朝夕學幼儀而已比其少長而知識開於是乎學樂然後誦詩學禮然後讀書而所謂書者非國家之典章制度卽古帝王賢聖之彝訓善言也蓋其少也止求馴調其血氣防閑其心志迨乎心志漸明血氣漸固則以義理養之以法度嫻之故中材易以成而不材者不至於自棄也自戰國而後書策凋濁漢興而折衷夫子定六藝之科於是乎必學者以

讀書爲事則稍驚於文詞矣今之學者非讀書也讀文詞而已六七歲而入塾卽桔繩之以義理義理稍明矣則竭蹶於文詞而并其義理而棄之嗚呼其汨沒人才也久矣此亦非獨爲父兄者之過也習俗之錮人而法制未盡善也泉南先生病其若斯取程氏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彙括義類兼采昔賢養蒙訓學之遺言附之題曰鄉塾讀書法條其體例問序於予予雖未獲見全書而其勤拳審擇立規措矩亶然有志於本約可窺見以推之天下可也鄉塾云乎哉爰爲推廣其意而言之道

光十四年六月

荔門前集序

詩之爲物博矣騰天潛淵千態萬狀自唐以下馳騫所
極幾不復知詩教之本然其有不矜不騁不銜不鑿自
適其志脫然畦封如伐檀坎坎桑者閒閒聊樂縞衣獨
寤考槃若超然埃壒之表於溫柔敦厚之旨亦無禮焉
張子荔門錫山人也三世昏於江陰遂家華墅爲客民
荔門少孤露母夫人紡織而活之少窺文字能見大義
益長能繪事儷書畫以佐朝夕乃益理舊業通知古今

仁聖賢人所以自樹立者彌不屑世俗交聞無錫有畫
水薛先生常熟有子瀟孫先生者往從之遊因學爲詩
古文詞所成皆岸異不爲時俗態間以所作示余稍摘
其率易輕儻者而歸之比年已中身彌思所以不朽於
後乃聚二十歲至三十九歲之作錄成一編致余屬爲
之序夫人之所自樹立者以身耳文詞末業奚算焉荔
門卽能之矣其能與今日競壇坫者爭短長乎卽能矣
亦何所增於荔門也余特賞荔門之爲人如獨鶴啄於
澗濱孤松蔭於巖際雲縈青而繚白泉櫛汨而徐鳴幽

然曠然若有會於余懷也故爲言之道光壬辰長至後三日

狎鷗軒詩文集序

常熟朱君肖梅携其外祖姚再元先生之詩文集示予曰將付梓以傳世願闕定焉敬受而讀之先生蓋磊落骯髒士也蘊負意氣其精神自有不可掩者詩宗唐之大歷宋之四靈文則歷礫嶽嶽上追皮陸蓋其量固當有不泯於世者焉夫人生之所稟心之所造大約與性命相準隨其自得以爲短長得於道德者無論矣得於氣

節者爲英爲靈得于氣習者爲仙爲佛得于文藝者爲
詩人爲文苑皆所謂精爽至于神明者也先生才而不
過所稟者厚其氣無旁達聚於其心而以詩文悅之是
卽其生之心之所得者矣先生之歿已三十年幾于湮
沒得肖梅爲之外孫而傳之固肖梅之篤母黨明大誼
而要亦先生之精氣固有不敝者在也道光十七年十
一月

華紫屏復漢三公年表序

曩曾見明人譏太祖懲胡惟庸之亂不置宰相以爲未

世奄寺爲禍大率由是其持論甚宏通惜不憶其人矣
紫屏先生推原東漢不任三公政歸臺閣遂致宦戚縱
橫其用意無不同也而東漢之禍如潰癰明之禍如積
瘵則漢尙有其大開明則盡亡其鍵籥固亦時運之變
而制防之毀尤莫甚於明矣夫文武之政柄在方冊其
列在九經者尊賢與敬大臣並隆蓋天下不可獨理所
謂兢兢業業以求人爲輔者也賢謂師保大臣謂公孤
師保資坐鎮公孤賴劬勩自晁錯有五帝其臣莫及三
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之說而世主之自矜明察

者侈然縱於諸臣之上而盡去其畏憚之心遵先王之
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道揆法守之蕩然而謂可以不亂
亡乎東漢至明再覆轍矣後之人主其可以知所做夫
人主之永保天命也祇以戒慎之一念已耳不曰用賢
不曰勸大臣而曰尊曰敬所以懼正位凝命之志氣也
不然渠渠夏屋不承權輿將得謂之賢者在位乎哉王
事適我政事益我將得謂之委任三公乎哉道光庚子
六月

陳澍齋三五類編序

嗜古者之於古也無不嗜也於尤古者則尤嗜之則於其蓋殘破碎者愈益嗜之商周之鼎彝秦漢之碑碣皆是也世事莫古於三五矣司馬子長載籍極博又周游天下網羅舊聞乃不敢紀三皇於五帝紀則曰擇其尤雅者然則子長之所不書殆可知也已而自漢以來譙周皇甫謐沈約司馬貞劉恕蘇轍鄭樵羅泌之徒斷斷掇拾爲書滿家何者君子之於古也有扶微續絕之志焉闕文墜簡必加守護以俟來者與其過而廢毋甯過而存也夫古而不切於今殘而不適於用其行不遠其

流不光此如昌歎鮑魚一人之嗜耳不足通衆口此子
長之所謂不雅馴者與澍齋先生憫其若斯旣齎截於
古欲以餘甘飫衆人乃綜撮諸家比之以類會之以要
通之以論說使其切於今適於用其取之也博其究也
歸諸雅夫商周之鼎彝也秦漢之碑碣也不能家藏而
戶蓄也其有之者於是摹其圖寫其文以傳示於世而
世之同嗜者乃得因所傳以冀遇其真是亦考三五者
之摹寫也能由是而推而致之乎譙周皇甫謐沈約司
馬貞劉恕蘇轍羅泌之徒更推而致之乎司馬子長則

庶幾能嗜先生之所嗜者矣

朱仁奉印譜序

六書肇興道源於河洛功闕于升中大皇以來非有書
冊用以題識而已七十二君登封降禪自必資始下至
泉貨所題亦皆是焉嗣是而降鼎鐘銘泐旂常著績厥
用以繁少者一二言多者數百字莫不理比于則文苞
于象增損錯綜思通風雲秦漢以還乃有璽印分布存
乎古算摹揣絕于後人爲之繆篆自此以降遂罕傳者
取足記名姓而已至明以來乃有浙閩諸山多產佳石

以供文人鏤鑿而文何諸君始以圖書名家焉人人自以爲漢印而實去之甚遠徒株守六書通如塗塗附而已本朝以來甚有能者如江陰之沈凡民孔堯山無錫之陸叔成吾里之吳二安皆庸中矯矯者也江陰朱君仁奉高雅淵默予素識之道光庚子首夏持所爲印譜示予且屬爲序視其所作凡民二安匹於流輩之中可以高置一席矣因舉兆洛匱中之所慕效者以質焉

輞川姚氏宗譜序

子里之西可十里曰鄭陸橋橋之北曰網船河頭姚氏

居焉其先諱虎士者自江陰及橋徙居之積於今十一
傳支屬蕃育務耕讀爲方雅族其讀書發聞聯翩疊序
者常甲於其鄉常州諸姚有犇牛有吳瀆有四河口皆
祖隋銀青光祿大夫晉陵郡忠武王允歷年旣久世系
往往湮絕軻川故與奔牛合譜而自虎士以上世次已
多殘缺奔牛之譜又淆訛附會不足憑信虎士八世孫
北迂條其舛戾移書辨論不能改正乃斷自虎士公始
遷爲軻川姚氏譜士推虎士父崇本公爲軻川初祖輯
旣成謁子爲之序夫譜之義士以治祖禱下以治子孫

忘其祖非孝也非其祖而祖之是誣祖也尤非孝也服
術止於五五世以往卽戚殫而姓別故廟制亦五世而
祧謂其精誠不足以相貫攝何取於十世百世累而上
之哉晉宋重門第始有譜學於是矜華胄羨高閥不惜
祖他人之祖究其所謂譜學者如元和姓纂唐書宰相
世系表其書具存謬陋乖舛徒合有識者齒冷而已姚
之先遠宗黃虞三代以降其偉人之炳耀日月者無論
矣卽忠武之胄宋資政學士希得忠毅公豈皆蓋代英
賢其爲本宗確然而猶不肯援以市重蓋覈實以昭信

也闕疑以彰敬也昭信而後質旁臨上無愧色焉彰敬
而後報本追遠無玩志焉謹嚴而不失之拘恩意周浹
而不失之拘可以爲輯譜者法矣曩者候選訓導寅谷
先生北迂從父也與先大夫善兆洛亦嘗侍杖履和平
直諒修於身施於家信於鄉之人有王彥方蕭道賜之
風焉今北迂昆季行如謙齋讓庭皆克守家法子孫蒸
蒸英才輩出但固此十一世之宗盟保以滋大忠武忠
毅其人將有繼踵而興者軻川之姚何難於武康陝郡
外別著一望乎哉

白洋橋沈氏宗譜序

吾鄉多聚族而居沈氏爲白洋橋著姓以耕讀世其家稱清門吾高祖娶於沈從祖姑復歸於沈以舊姻故歲時往來無間也系出梁尙書休文世爲吳興望自宋眞宗時有諱遷字通二者婚於常遂家焉是爲白洋橋始遷祖迄於今三十餘世矣其譜牒以宋季兵火放失至明崇禎癸未二十一世孫澄潭創修之康熙辛未二十三世孫式育乾隆甲子二十四世孫陞再經纂續自乾隆甲子至今又八十餘年 十 世孫 等乃更加

編輯俾絲聯繩貫久而不紊又以前譜之未經刊刻致
易湮失也投諸剗刷多其印本俾各支分守之甚盛心
也澄潭之創爲譜也陸端惠公完學爲之序曰後軒以
元祖鞅其家譜無所復尋夷元以上世次乃淫思廢寢
食而繼之疾後軒者澄潭從父也夷元者白洋橋分祖
也蓋昔人報本追遠敬宗收族之心如此其至而其爲
之之艱難勤苦又如此其甚使爲之後者莫爲廣續不
亦墜祖宗之緒而忘堂構之誼乎 此舉誠可爲知

當務之急而能篤本支之幸者矣陸序又曰永康公登

寶祜四年文文山榜進士知宋事不可爲隱而不仕名
其二子曰擴宋曰夷元擴宋居奔牛里夷元居白洋橋
後軒創譜時夷元以上已不可考此譜溯自邇二公不
知何時續入續序俱未之及又沈氏系姓詳於休文宋
書自序據左氏傳沈媿蓐黃爲少昊金天氏之裔極明
確可信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於沈氏自漢以下則取
之休文而易其受封之始爲周文王之子聃季又妄以
春秋之沈子郢沈子嘉爲沈姓而造作字號以實之不
經甚矣今譜旣以休文爲始祖而易少昊之系爲聃季

明唐表之繆此失考也又宋時諸人所注歲貢教官郡庠生邑庠生當時皆無此名目宋時甲科與毘陵科第考所載亦互有出入蓋從數十百年後搜羅蒼萃以成之勢不能無所牴牾要以譜之所重在於聯屬宗枝辨別昭穆使親疎不至於隔越長幼不至於淆溷而已若夫稽求典故援據方冊非所急也然卽此亦可見及時採輯使來者鑿然不可以不盡心焉譜旣成謁予爲序爲綜其大畧著之簡端云爾道光六年正月

魏氏分譜序

吾母氏之妹歸於魏故魏氏爲子中表親姨丈書田先生
早世表弟裴讀書於子家尤相善也裴輯其家牒因
以譜專商於子魏以國氏而望曰鉅鹿其始居常州郡
城者至裴六世矣履歷生卒配葬皆可紀其上則缺然
六莊有魏氏亦方雅族上世未嘗相往來嘉慶初有人
來言常郡之魏出六莊請同譜遂合修焉裴之始遷祖
曰雨泉公雨泉公有母周氏而雨泉公之父無聞焉六
莊之譜則雨泉公之父曰可立兄弟三人可立其季可
立之父曰柁惟可立具生卒餘皆無考是不能無疑焉

編輯既就欲斷自禹泉公始而以上則置之予曰服術
五世而盡故祀法祀五世遠則祧爲譜牒者必遠追周
秦近溯唐宋徒侈華胄爲美觀耳倘非其真則僞立名
字以彌其闕顛倒世次以就其列誣莫甚焉甚者仍他
人之祖以爲祖附他人之族以爲族辱莫甚焉禮原人
情非其身之所接及所得聞於祖父者則恩不相及義
不相周卽氣脈不相貫注而禮於是止非於一本有所
斷也疏其所當疏乃能親其所當親斷其所不得不斷
乃能不斷其所不得斷一由乎天理之自然已耳今予

之譜誠欲循其自然亦惟信其所可信者焉不繆乎禮
經不牽乎流俗上可以質祖宗下可以示子孫使子
孫誠知吾之欲遠溯而無從則及時纂輯者不敢懈
誠知吾既合於六莊而不得不仍分則慎於辨族者不
敢妄知追遠之有所限斷則及身之自盡者不敢寬知
族分之不可濫攀則本宗之當親厚者不敢薄將來雨
泉公以常州之宗著望於世亦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
義歟因書以復于裴且爲其譜之序焉

江陰習禮夏氏宗譜序

夏氏之系出宋英國公竦。竦傳而從高宗南渡者曰萬十公。始居暨陽。自萬十公至英國公世數荒邈則缺之。而託始萬十焉。自萬十四闕世曰禹者。復以季來嗣於夏。蓋以甥嗣舅也。自是瘦昌厥後如靜菴東臯以隱著中丞忤璫以忠著。汝復以孝著。習池以文翰著。雲溪翰粟萬伴哥爲主代。謫以義著。皆炳炳一代爲右族矣。而宜興史玉池先生爲譜序。若有隱憾於季之爲夏者。夫異姓爲後史有之矣。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晉書稱吳周逸博達古今。

逸本左氏子爲周氏所養周氏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
敷陳古義卒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爲當然蓋自古紀之
矣祖父之所不改子孫亦不得而改所以明順也著季
之嗣夏於譜以彰疑而別微所以明信也譜之始創也
以正統元年八世孫雪洲處士至嘉靖中處士從孫易
軒再續之至十三世孫習池全子孝琛復經營焉而未
竟厥緒乾隆 卯十七世孫啟倫十九世孫再陽踵其
緒而成之道光癸巳族內同舉經營十九世孫翼增協
同鳴九等重加採輯蓋敦宗務本世有其人遞相賡續

是以昭穆無紊序疎遠無缺遺祖德有所考而先澤不致散軼也夫譜之爲道也以敬宗而收族也誠使尊尊而親親長長而幼幼則敬宗之道得矣服術有等隆殺有辨數世而後不至相視爲塗人則收族之道得矣自禹而下皆禹子孫季之與夏可無問也仁人孝子之心固有所不得已焉耳嗟夫子家亦以主而系於李適閱世而遭鼎革兵燹尋求王氏宗支不可復合遂別其譜於李而自爲支祠世世以始更姓之祖爲祖而別祠所後之李氏以報焉蓋亦不得已也予感夏氏之事

適相類而嘉其簡而當於理也故樂爲序之道光甲午
四月

前墳蕩張氏族譜序

譜牒之學肇自魏晉而盛於唐其藏於家者曰家譜藏
於官者曰官譜雖不免附會要皆博通之儒援據今古
故其創於下者卓然成一家之書他族不得而混如唐
劉氏譜之類是也其書上之朝廷有司集羣族之譜綜
核之勒爲一編如唐所定氏族志之類是也卽無補於
古宗法之亡而崇尙門第甄別庶類衣冠皂隸判焉不

清俾生士大夫之族者咸有所獎厲以不懈於植立譜
之作固有所不得已者哉雖然姓氏之多以千萬計北
誇崔盧南競王謝僅一二數極唐之盛登於官者不過
二百餘姓而已非家自爲譜而人自爲狀也自唐以來
譜狀不上之有司單微庶姓羣慕效而爲之而源流不
遠又無文學通顯於時者振起其緒回壁虛造綴拾成
編於是業是以邀利者矣胄欲其華則李必隴西王
必太原也祖惟其遠則祖汪者曰重汪錡祖戴者曰戴
媯也而且有祖必有像文模武形百家其之有像必有

贊漢儒唐賢不知所本他若體例冗雜文字訛誤次序
倒顛其見嗤於大雅者不可勝舉凡此者皆假手譜匠
而其族無讀書有識者以主持其事故也夫敬宗以收
族良法也審昭穆以奠世繫重事也以草野寒儉之族
處禮樂久廢之世而出於賈豎邀利者之所爲其陋也
又烏足異哉前墳蕩張氏吾邑方雅族前明二無先上
抗直節於魏璫薰炙之時雖未竟其用而高風特挾濯
磨來學而邦定禦倭之忠珍季殉國之烈凜凜生氣今
方奉

聖天子恩旨並從祀忠義祠矣吾聞其節春秋而來者皆篤雅有禮詢其居子姓日益繁衍出負耒入橫經者比戶然也其族譜率二十年而一修故世次井然而不紊抑又可謂知所務矣今十五世孫元龍續修事既竣而屬予序之閱其籍其始祖方南宋時自徐氏而育於張者遂爲張姓如邑中大族張劉趙董其譜皆直書不諱不忘本也自明以來乃有可紀宋元之際無考則從略焉不誣祖也方修之時有攝衣冠而拜祠下者云是遷去而歸宗者也求連譜焉按譜無徵謝而不許恐亂

宗也此其見固非假手譜匠者之所能而從可知其宗多讀書有識之士矣使當今之制有許以家牒上之官者吾知張氏蓋無愧焉遂爲之序而歸之

楊舍郭氏宗譜序

江陰縣東鄉有楊舍鎮鎮之推右族者曰郭氏其得姓出周室世爲中州人宋寶祐二年進士庭堅白雲先生孫也以廸功郎爲江陰軍學教授實能講明正學以廸後進洊歷朝奉大夫嘉熙四年彗星見抗疏言事降知江陰軍事有惠政旣老遂家焉迄於今十有世矣子

姓析居他邑者十餘無不蕃息而楊舍之宗見丁千餘
室可謂盛矣譜始輯於洪武十年以後約數十年輒一
修以是昭穆秩然畧無紊越道光十四年裔孫 復增
修之旣成請叙於余余曰今之譜古之宗也古者因生
賜姓胙土命氏世世無絕其歷牒職在太史故闕千百
年屈指可數宗法廢而仁人君子不得不畱心於譜然
自晉宋重門望而譜學興亦自晉宋重門望而譜學大
亂何也避寒素而攀華胄則宗非其宗炫闕閱以招屠
沽則族非其族或經兵燹代系斷絕虛造世數綴繫彌

縱則昭非昭穆非穆以是爲譜不如其無也今郭氏既
上溯白雲則自白雲而忠孝而達而遵皆著於史可以
累稽乃斷自始遷合於程子朱子之說忠也子姓他析
者仍一一合之於譜無數世以後同於路人之嫌仁也
嚴異姓之亂宗凡外嗣者不得入譜義也綴輯維勤中
無缺落遠近有稽親疎有序敬也皆可以爲凡爲譜者
法郭氏之保世滋大不亦宜哉道光甲午四月

梧岡姚氏宗譜序

姚之得姓以姚墟蓋自有虞氏爲最古在夏爲虞在殷

爲遂在周爲陳在戰國爲田齊秦滅齊而宗族分散當
三代時支別已不勝數至其滅而派益岐多忘其有虞
後矣漢以下代有名臣炳於史冊而其宗之所係鮮有
聞焉夫有虞之祖帝系姓以爲出黃帝春秋外傳以爲
出虞幕已不能辨况氏族淆訛裔胄乖舛之後亦烏從
而審之哉予里梧岡姚氏不能詳所自來明嘉靖中有
名冕者自蘇州遷焉五傳曰雲林始草創譜牒而自冕
以上上追若干世爲宋季忠毅公嘗嘗以上又五世曰
璋璋之名不見史冊其上世遂無可考云自雲林五傳

曰懋廉與其猶子華國因雲林所修而續之付諸梓蓋
自冕十傳而子姓著譜者已三百餘人可謂昌阜矣古
者名德之後因生賜姓及降在畎畝隕姓亡氏氓庶之
生書名閭史亦綴之以宗至魏晉重門第而譜牒別爲
學大抵鑿空虛造徒競觀美至唐尤甚宋諸儒力懲其
弊教人求之於聞見切實者而夸毗之子妄相銜飾猶
時有之夫銜飾者必至祖非其祖是謂不敬其親而敬
他人悖德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自冕至今十有
餘世矣而子孫又繁育如此則冕之德足以庇蔭之可

知族大則賢才生從此盛其門祚衰然立功德於世使天下稱姚姓者以梧岡爲望則懋廉華國之輯斯譜也識不亦偉乎

吳下橋吳氏族譜序

今之世有所謂譜匠者多藏譜頭譜頭者凡熟姓大族之譜首所序也大約其譜一系周秦漢魏以世次之有可依傍者約畧次第至其斷落不接則虛造世次妄立名氏以足之或牽合他族以大之大約五六人爲一夥撈活字板一部請一冬烘先生畧有文理者爲之首餘

五六人或任刻字或任擺字或任刷印通爲一局焉凡
人家小阜而願自立門戶輒延之以本家所有世次授
之而任其所爲故修譜者日多而佳本遂不可得矣此
風起於明季今乃益甚吳氏姓之大者也凡延陵之族
無不祖季子况江陰乃季子桑梓也而吳下橋距季子
墓只五六里前代亦嘗有聞人以譜然不修也其裔謀
葺其家自始遷祖壽闢公以下始昭穆有叙而此上多
可疑者以示守庭鄭解元守庭爲條其可疑者示之而
以質于余余曰譜之爲教以別親疎定族屬以貽後嗣

使罔惑也亦所以嚴追遠報本而審視祖先也信以傳
信所疑者闕之其可也則所葺之譜當以壽闢公爲始
祖而自公以上則從畧其吳氏之見于史冊者秦則若
起若廣漢則若芮若章後漢則若漢若祐三國則若質
若景宋則若喜陳則若明徹唐則若兢若武陵若融若
少誠宋則若延祚若育若奎若玠元則若澄其有父祖
子孫者皆附著之而不必牽連綴合但足爲矜視而已
而據史冊惟三國景爲吳人餘有土著未必延陵子孫
也又古姓著望李則隴西王則太原其子孫類襲之雖

遷徙不改焉而延陵則未之聞然隴西太原每以混其宗而延陵之宗則無或混也庶幾尊祖敬宗類族辨物之遺意無所失乎

議

鳳臺徙城議

縣之初分也將修下蔡城而治之其鄉人或欲城顧家橋爭之不決上亦以其工鉅難之遂輟焉夫以西北地遼濶故分縣分縣而治得不移則其于遼遠仍不屬也其民居寥落易于敷慝道路四通無津關之稽民喬而

野動生鬪狠非就近督攝時時出入爲拊循以察詰往
來安勉良善則訟獄滋而奸宄積又與壽州同城而居
地之南北異土之肥瘠異民之苦樂異習之囂靜異吏
胥之強懦異官用之饒乏異時時相耀相軋則動有掣
曳而爲之益難下蔡濱淮而治爲水陸要阨自魏晉以
來爲名城明時并省本非策也城址尙存而破壞已甚
若論西北境道里四距則顧家橋最爲適中又爲蒙亳
潁壽交地地形高阜帶夏肥以爲固雖地勢不爲雄濶
然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亦足以容之特無基址可因板

築不易集耳

武陽合志議

縣本一也至

國朝雍正四年始析置旣須分而志之不能不稽求故事以實之卽不得不張門別類以求其賅盡而兩縣者壤地相同也風俗相似也著籍相牽也必不能纖悉而分之千百年之前而一一析之則渾合兩邑而約畧舉之矣旣合兩邑而約畧舉之則不能偏歸諸一邑若兩邑並載則雷同重複繁猥而無謂不若稽考故事比而

合之惟于分縣以後各詳其地域之所守財賦之所課
占籍之所分而各著之此繫一得二規連璧合之道也
前此無金宜荆已有爲之嚆矢者想亦牽于勢有所輻
輳而爲此舉也然史例固宜如此以省冗沓宜仍而仿
之此議

養一齋文集續編卷第一